

也
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

解曰上忘者其政悶悶之謂也下不叛者其民淳淳之謂也愧不若黃帝則不自滿假也哀不已若者以善救爲心也以德分人則使斯民各得以復命反常此聖人之道也以財分山之殺瘦也以賢下人猶澤之增肥也所謂於國有不聞於家有不見者非真莫之見聞也其道足以容之爾隰朋之可與夫鮑叔之不可在此而已古語曰不瞽不聾不能成功蓋爲是也詩於葛屨之序言魏君之險嗇褊急而其詩則曰唯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八

女集四

道藏輯要

是褊心是以爲刺褊心之害治如此夫與人爲徒厚薄之去來有至公之道有自然之理弗由我也唯管鮑隰朋知其然也故始終厚薄依乎天理而弗徇乎我此齊國之治所以能尊周彊國歟

力命中

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

解曰子產相鄭三年而善者服惡者化其治宜不可屈而鄧

析數難而屈之鄭國用鄧析之竹刑宜愛其人而卒誅之是理之不可推知者也世謂作竹刑誅鄧析爲子產鄧析之能殊不知固自有不得用不得不屈不得不誅者存焉漢文帝感緹縈之言而罷肉刑後世卒莫之能復亦若是也按荀子與夫左氏皆以駟黷殺鄧析在子產之後學者以是疑於經悞夫列子之書務明道達理而已所謂得其精而遺其粗者也又焉用區區較其言之同異哉

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死天福也可以生而不生天罰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

道藏輯要

冲虚至德真經

九

女集四

也智之所無奈何

解曰以康寧攸好德而生以壽考終命而死此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者也洪範所謂五福此之所謂天福也可以生而凶短折與夫疾惡憂貧而生者洪範所謂六極此之所謂天罰也得生得死理之常也或死或生則幸不幸存焉生死一矣或以爲天福或以爲天罰或由其常或遭其變至智之人宜能觀其差殊矣然而生之所以生死之所以死方稟生之初既有制其死者矣將息我以死亦有制其生者矣生生死死外非物之所能奪內非我之所能制皆天之所命智之所無如之何也唯明乎此然後死生無變乎已

故曰窈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聖智不能干鬼魅不能欺自然者默之成之平之寧之將之迎之解曰際者分之餘會者運之聚窈言幽而難見漠言遠而無極物之生顯與道俱會妙與道偕運天道常自會自運萬物亦自生自死雖天之神地之富不能犯其自然聖智之妙不能干其自然鬼魅之靈不能欺其自然若是者默之成之而無言無爲平之寧之而無偏無陂將之迎之而無始無終命之所爲其極如此

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楊朱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十

卷上

女集四

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饑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眾醫也巫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湲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

解曰矯之爲義執枉而矯之使直非自然也矯氏之醫欲攻

其漸而在於有生之後是爲眾醫俞以順從爲言故俞氏之醫在於有生之初以爲其弗可已也是爲良醫盧以總合爲言故盧氏之醫齊死生而一之其言出於稟生受形之先精義而入神矣是爲神醫夫李梁之於生死其能安之如此故其死也楊朱望其門而歌

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上

女集四

解曰生死厚薄已制於稟生受形之先豈貴賤愛惡之所能增損於有生之後哉蓋身爲天地之委形生爲天地之委順彼天地既已委化於我矣猶不能犯其分之自然矧非汝之所有又豈貴賤之所能存亡愛惡之所能厚薄哉雖然貴賤存亡愛憎厚薄生於有見妄爲同異衆見則同獨見則異以同爲順以異爲逆循其本然奚有逆順謂之逆順似之而非究其所爲咸其自爾是以推原有生有身之所自雖生不知身身不知生而況於貴賤愛惡哉雖然列子論此亦明有生有身之妙咸本於自然將以祛世之惑者貪生失理徇利累形爾至於尊生重本欲爲天下之寄託者寧蹈其似順不爲

其輕薄也

鬻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解曰長短之不可增損猶鳬鵠之不可斷續也方未生無身之時既有制之者矣算猶智也豈智之所能奈何哉皆天而已矣是以人之所惡即天之所惡也天豈私惡於人哉其故必有所自矣特不止於耳目之所接不可俄而知耳順而受之可也若夫以智爲鑿揣而銳之弊精神而妄億度德經謂之前識此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故其語關尹喜以迎天意揣利害爲不如其已億則屢中孔子所以惡子貢也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楊布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天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爲隨所不爲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

解曰在我者有性在天者有命性可修不可弛命可聽不可干君子之處已行法以俟命而已亦奚欲以此道而徼此福哉楊朱乃區區度年德才貌之厚薄而計其壽夭貴賤名譽愛憎之差殊父子而兄弟之兄弟以言長少之相從父子以言尊卑之不等也此謂以惑復於惑是爲大惑殊不知命之

所爲昏昏昧昧而非智之所能明紛紛若若而非理之所能辯隨所爲而不匿於無隨所不爲而不滯於有日去而與化俱運日來而與時偕顯夫孰能知其故此造化之所以妙萬物也如造化亦計斯人當生之所爲而爲之響應則其生化萬物其道亦淺矣

夫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爲奚不爲

解曰所謂亡壽夭是非逆順安危者非無之也有若顏壽而跖夭雖使有道者誠能信命矣安能厚誣其人謂顏子爲壽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而彭祖爲夭哉亦於壽夭之間任其自然而不有之爾夫唯不有則壽夭兩行是所以爲無之也其於是非逆順安危亦若是而已矣謂之都亡所信則以亡壽夭亡是非亡逆順亡安危也謂之都亡所不信則以信命信理信心信性也若然者好惡不存故無有於避就憂喜不形故無有於哀樂隨所不爲故無所爲隨所爲故無所不爲斯可名於真矣慤矣真言精而不僞也慤言實而不妄也

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械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知所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

八孰能礙之

解曰居若死心如死灰也言其無心而自止也動若械發若機括也言其因物而後動也隨時動隨時止是居與不居動與不動因其自然皆所不知若是則物我兼忘而視聽俱泯矣奚有於觀骨肉都融而情貌無寄矣奚有於易超然疑獨無與爲偶獨出獨入獨往獨來夫孰得而礙之若夫衆人之動止異是矣內外之分不定榮辱之境不辯以有名爲尊榮以無名爲卑辱情貌之易不易乃在於人之觀不觀是以畏威畏刑畏鬼畏人愁結其五臟桎梏其形體終身役役與化俱徂可不悲哉曷亦不思吾之爲我奚假於人審夫吾之我不離於真衆人之不能見獨豈有他哉在我而已

力命下

墨屎單至嚙咍慙慙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婢所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矜怍情露譴極凌諱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誕誣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譏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雋立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貌不一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酉

女集四